

父亲的“庚子之战”

■江志强

父亲素来节俭,尤其是打电话,简明扼要,惜时如金。他用这种方式节省话费。

今年春节,父亲却一反常态。我为他充了200元话费,办了15G流量套餐。父亲急了,又给他们多次打电话,强调疫情严重,每个人都应该从大局出发。

除夕夜,父亲先给亲友们挨个打电话。电话里,父亲反复叮嘱他们注意预防新冠肺炎疫情,春节别出门、别来拜年。有几个亲友不以为然,坚持要在大年初一一大早来给父亲拜年。父亲急了,又给他们多次打电话,强调疫情严重,每个人都应该从大局出发。

说了亲友,父亲没来得及休息,又开始挨个联系他的几十个老战友。

湖北,是父亲最牵挂的地方。那里,有他的两位40多年没见面的老战友。父亲打了几通电话,两位老战友都没有接听。为此,父亲急得彻夜难眠。

后来,父亲转而给两位老战友发微信,叮嘱他们多多保重。他在每一条微信后面都加上“特别强调”——看到消息后立即回电。

为了让父亲转移注意力,帮他平息着急的情绪,我请父亲讲述他和战友的故事。20世纪70年代初,父亲在北京服役,多次和战友们参加抢险任务,也经常远赴四川、湖北、广东等地执行任务,也因此和天南地北的战友们结下了深厚情谊。2003年,非典暴发时,父亲已转业20多年。老战友们千方百计打听到父亲的联系方式,写信、打电话、邮寄防护资料,关切与关爱、牵挂与叮咛,使父亲十分感动。还有一年,家乡发生洪灾,老战友们得知情况后,几乎天天给父亲打电话。那时,父亲的电话也没有接通,他正浑身充满力量,带领乡亲们重建家园。

在父亲的记忆里,转业40多年来,他和许多老战友都没有见过面。但每当困难来临,战友们的问候和关心总会不期而至。如今,面对新冠肺炎疫情,父亲的目光自然转向湖北,关注着湖北的老战友。

大年初四晚上接近12点,父亲总算接到了来自武汉的电话。电话一响,父亲立刻按下接听键,大喊一声:“老楚,我的兄弟啊,你可急死我了!”

父亲那位叫老楚的战友今年即将70岁。疫情发生以来,他主动请缨,承担了社区数百个垃圾桶的消毒工作。同时,他成了社区防控疫情的义务宣传员,从早到晚拿着扩音器给居民们做工作,宣讲注意事项,忙得不亦乐乎。父亲给他打电话时,他正全副武装奔走在社区各处,一刻不得闲……

父亲哽咽道:“老楚啊,你年龄不小了,千万要做好防护啊,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,是易感染高危人群啊……”父亲和老楚聊了没一会儿,就挂断了电话。他想给老楚省出时间,睡一个好觉,吃一碗热饭,洗一个热水澡。

大年初五,父亲终于接到了另一位湖北战友老邵打来的电话。

那天,知道两位老战友都安然无恙,父亲彻底放下心来,安心入睡。

睡梦之中,父亲一个劲儿地呓语。我依稀听到父亲轻轻喊着:“老楚……老邵……咱们都得加油……”

像雪莲一样盛开

■王雪莲

家人

7月的西藏林芝,空气中还有一丝丝凉意。周六吃完晚饭,我在院里跑步时,看见很多军娃吵闹着要玩双杠。因为怕危险,旁边的妈妈说:“小朋友还不能玩这个,要长大了,当了解放军才可以玩。”这不禁让我回忆起了自己的从军路……

一

高考前,父亲多次和我谈心,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。

我知道父亲的心思,我考上二本大学肯定没问题,但能不能考上一本却没把握。父亲也知道我的迷茫。一次,他先是严肃地和我谈:“自己心里没底,以后怎么立足?”随后,他又试探着问:“不如去当兵吧。部队有政策,照顾我们这些‘老西藏’,你去部队,爸放心得很。”其实,我考虑过当兵,但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,还试试考考地方大学的专业。我支支吾吾应付着:“先考完试,看分数再商量吧。”

临近高考,父亲再次询问我考虑得如何。我深知读军校名额来之不易,是国家对戍边老兵的照顾。父亲那期待的眼神驱使我答应了。

高考结束,我的成绩出乎意料的好,超过了一本大学录取线。没几天,父亲告知我,要读的军校是专科。我心里十分抗拒。能考上一本的我,凭什么要去读专科?父亲看我一时想不通,就耐心地开导我说:“你管它本科、专科,靠自己的努力,最后不一定谁最优秀!”父亲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了。在家等到军校录取通知书后,我便收拾行李,剪去长发。

8月31日,我从云南老家坐上了去重庆的飞机。

二

到学校后,穿上帅气的军装,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一起叠豆腐块,唱军歌、奔跑流汗、搞战术,让我把没能到地方大学读一本的遗憾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军训时期,手机由队里统一保管,只有节假日才能使用。第一次领到手机,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视频,与父亲进行“面对面”的聊天。视频时,我向父亲炫耀:“我穿军装很帅,短发也很酷!”父亲看到我穿军装的样子感慨道:“你很小的时候,我不穿军装你就认不出我。”父亲有些动容,继续说:“有一年,你偏要爸给你买一套迷彩服带回家,你小小的,爸还教你怎么敬礼呢。一晃,你都长成大姑娘了!”

站岗时,我时常想起父亲:他是否曾和我一样为自己长跑时不能冲在最前面而忧心忡忡?是否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上战场?

一次,我给家里发了一张我整理背包的照片,那是我们第一次组织紧急集合。照片里,我回头看镜头,露出笑容,黝黑的脸上都是汗。后来放假回家,母亲告诉我,父亲那晚看着照片哭了,一声不吭地坐在床头。

父亲不善言辞,加上常年在部队工作,对我陪伴少之又少,以至于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爱。知道他哭了,我好像一下子理解了父亲平时对我的严厉更是一种爱。

三

军训结束后,从驻地返回学校的那天,一直忙到临熄灯才有空给母亲打电话。电话那头特别吵,人声嘈杂,我忍不住问母亲发生了什么。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,哽咽道:“妈不敢告诉你,你爸说怕影响你的情绪。你外公走了……”我脑

袋嗡嗡作响,一片空白,已经听不清母亲后面说了什么。

父亲接过电话,责备了母亲一句,对我说道:“我们不想告诉你你是怕你工作分心,你才步入正轨,你的军旅生涯才刚刚起步,一切都要从零开始,能有一个好的开端,对你来说不容易。”

“可是,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?我难道没有知道的资格吗?”我挂断电话,去找教导员汇报了情况,他同意我次日请假离队回家。

但父亲在电话里说,你在军校好好读书就行了,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
父亲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我伤心欲绝,觉得父亲十分冷酷,对他所有的理解瞬间消失。次日,我仍然正常上课。

在这之后很久,我和父亲之间仿佛隔了很远,平时打电话也只是寒暄几句,随后就让他把电话交给母亲。

四

军校毕业后,我来到父亲曾经服役过的驻藏某部,这里也是我小时候无数次探亲来过的地方。

记得小时候在西藏第一次见到雪,我特别激动,抓起来就往嘴里塞,“妈妈,你快来看,天上掉大米饭了,你也快来吃点。”惹得旁边的军人叔叔们一阵大笑。

还有一次,母亲带我到草场玩耍。在一片大草原上,一群羊跑过,留下一堆堆黑色颗粒。我揣了一兜子,朝母亲喊:“妈妈,你看我揣了好多松子。”

“你吃了没?”母亲着急地问。

“没吃呢,给妈妈吃。”晚上回去,母亲对父亲说起这事,“你女儿厉害得很,把羊粪当松子要给我吃。”父亲乐得前仰后合。

去单位报到后,母亲对我说:“你肯定能适应,一岁不到妈就带你去过西藏,你也算是‘老西藏’了。”说起“老西藏”,母亲接着说:“妈怀你的时候,

你爸说,如果是女孩就叫‘雪莲’,雪莲花生长的条件和环境极端恶劣,但仍然洁白无瑕。如果是男孩就叫‘藏峰’,像西藏的雪峰,顶天立地。”身处雪域高原的军营,我被父亲的家国情怀深深触动。

刚来到单位,所有基层事务对我来说都充满新鲜感和挑战。大家见了我总是问:“雪莲啊,怎么每次看到你那么有活力啊?”可没过多久,我就有些疲惫了……

有一天,我给家里打电话。父亲问我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,我应付着:“先干两年再说。”

父亲看出了我的踌躇,语重心长地说:“部队是个大熔炉,有想法的人才有出路。你想要活成什么样的人,靠自己去努力,等、熬、看、混,你只会被淘汰,说白了就是被熔炉‘炼化了’,而爸希望你淬火成钢。”

过了一段时间,再和父亲通话时,我的心里就明亮了许多。

过年时,我参加了单位春晚的编排,见证了一场晚会从确定主题、节目编排筛选、各方统筹协调、晚会呈现的全过程。其间,每一个人都不可或缺。我突然明白,自己才是自我人生的主导。

如今,父亲虽然退役了,我和他通话时,他问得最多的就是驻藏部队的变化。每次听到兴奋处,就忍不住拍手称赞。他也感慨地说:“28年啊,我在西藏干了28年!”

远处,不能玩双杠的小朋友还在和妈妈闹脾气。这时,我的手机震了一下,是父亲发来的短信:“女儿,最近怎么样?身体挺好吧?晚饭吃了你最喜欢的牛肝菌,所以想起你了。马上就到八一建军节了,提前祝我的宝贝女儿节日快乐!——想你的老兵!”

我会心一笑,回复父亲:“一切都好,也提前祝我家老兵节日快乐!扎西德勒!”

家庭秀

你的目光,一如我离家那天
雨水倾泻
意外的团圆,温暖了思念
母亲,好久不见

这一次,我又将转身离去
前路泥泞
心中有团火,眼里有星光
母亲,不必担心

孙小山配文

定格

近日,武警安徽总队机动支队列兵叶利滔随部队驰援家乡抗洪,在遂行任务中偶遇父母。近一年没有见面的母子俩深情相拥,享受短暂的团聚。

赵浩雲摄



烽火家书

江西省兴国革命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封家书,墨笔书写。尽管纸张已经发黄,但字迹依旧清晰可见,彰显着革命先烈为国家与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气节,还有对家乡故土的眷恋之情。

廷凤胞弟 手足

别家数载,时常挂念,奈何隔山绕水,千里迢迢,令人断肠。我是从戎入伍后,献身国家,此次参加神圣抗战,东奔西跑,天天与日寇肉搏,夺取山河。虽然表面上看来,没有做父母之孝子,兄弟孝天下父母矣(中华民族父母)。古人云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保卫国土兄也尽忠国家矣。孝有忠全,不愧父母生我。即弟你也光荣也。家中现在如何情形,希望回信告我。兄弟见没有期。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,他日回家,共享自由幸福新中国建设成功之太平年月。余言后谈,祝你康健

兄 志发 三月廿日
叔父现在在何地做事 盼告
回信寄西渡观十八集团军独立旅一四

这是烈士王志发的最后一封家书,信中的地址是他不幸牺牲的鲁西

“孝有忠全,不愧父母生我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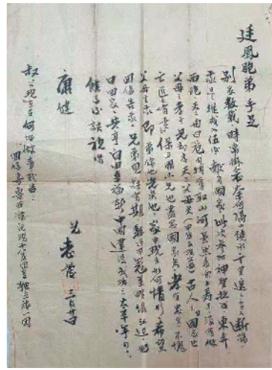
■夏柯嘉 周一帆

地区。王志发,原名王廷凤,1913年出生在兴国县兴莲乡长塘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,少时曾学过裁缝,17岁就参加工农红军。他经历过中央苏区,一至五次反“围剿”,参加了长征,1935年在陕北任红军保安县游击总队政委。1940年10月,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四旅十团参谋长。1942年,王志发在山东单县张集区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。

“保卫国土兄也尽忠国家矣”,是王志发短暂一生的真实写照。王志发曾随八路军115师出征,参加了1937年9月的平型关伏击战,与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及辎重车队浴血厮杀。此后,他还参加了午城、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伏击战等多次战斗。王志发“别家数载”,在他随部队离开兴国后不久,父亲去世,只能靠胞弟王廷凤一个人赡养母亲。王志发心

里时常挂念着家人,在南征北战中始终抱着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,也始终期盼回到家乡故土的那一天,“驱逐日寇至鸭绿江边,他日回家”。然而,直到日本战败投降,家人们始终没有等到王志发的身影。就连书信也没有了。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,王廷凤在圩镇上遇到一位返乡探亲的老红军,才得知哥哥在1942年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消息。

“孝有忠全,不愧父母生我”,王志发虽然没有做父母之孝子,却做到了孝天下父母。品读王志发烈士的最后一封家书,我们仿佛能够触碰到革命先辈们燃烧着的一腔赤诚。他们为“新中国建设成功之太平年月”献出宝贵的生命,构筑起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。而这些浸染着战场硝烟的家书,让我们的心与英烈们走得更近。



这是革命烈士王志发的家书,陈列在江西省兴国革命纪念馆。

爱是那片烟火气

■于童 杨希圆

家属院里,张守鑫被大家称为“上得战场,下得厨房”的“模范丈夫”。每次轮休回家,他家厨房飘出来的香味总让人忍不住驻足。

张守鑫与爱人豆豆恋爱时,豆豆还在上大学。大学毕业后,豆豆独自来到新疆,到了机场才给张守鑫去个电话。那天,张守鑫见到豆豆后,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,呆呆地看着她手上戴着他曾经送的弹壳戒指。

豆豆是一个“美食爱好者”。以前每次见面,她都会拉着张守鑫走遍大街小巷寻找美食,更不忘滔滔不绝地给张守鑫介绍:“这家羊排好吃,旁边的寿司也不错……”相比之下,在部队里早已养成良好饮食习惯的张守鑫,看到小吃、零食、大排档,就难免微皱眉头,叮嘱豆豆少吃点。

果不其然,时间一长,豆豆的胃开始“闹意见”。一个雪夜,张守鑫查完夜哨正准备回宿舍休息,熟悉的手机铃声响起。

“守鑫,我肚子好疼。”电话里传来豆豆虚弱的声音。

张守鑫挂了电话,抓起一件单衣朝家属院飞奔而去。他一推开门,便看到豆豆一个人在床上蜷缩着,额头上冒着汗珠,表情非常痛苦。张守鑫赶忙为豆豆穿好衣服,背起她就往卫生所跑去。

北疆的寒风在营区的白杨树干之间来回呼啸,无边无际的积雪仿佛要将整个戈壁包裹起来。远远看去,寒夜中只剩下身着单衣的张守鑫背着豆豆奔向远方。

“应该是急性肠胃炎。今晚吃什么?”值班医生问道。

躺在病床上的豆豆双眼紧闭、虚弱地说:“医生,今天我一个人去小吃街吃了晚饭,没想到就成这样了。”

张守鑫没有多说话,只是握紧了豆豆的手。

张守鑫陪着豆豆从卫生所输完液出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,大院里的军号声响起。

“以后咱们不去小吃街,你想吃什么跟我说,我给你做。”张守鑫语气坚定。

“好啊,我看连调料都分不清的人能做出什么好吃的。”豆豆只当张守鑫是在开玩笑。张守鑫平时工作那么忙,与其让他做,不如以后学着自己做。

“当兵这么多年,说到做到,你就瞧好吧!”张守鑫看到豆豆并无大碍,便目送她上楼,自己转身前往早操的队伍中。

豆豆不记得是从哪天起,家里突然多了很多做菜的书。煎牛排、烤鸡翅、油焖大虾等这些自己爱吃的菜都在书里被折了角,旁边还做了密密麻麻的备注。原本一回家就喊累的张守鑫,每次轮休回来,便一头扎进厨房。

“这是他什么时候研究的?”那天,豆豆一边翻菜谱,一边自言自语。紧接着,她闻到厨房里飘来一股糊味。

“张守鑫,你要把厨房炸了吗?”豆豆捂着鼻子冲进厨房。

此时,厨房里已经是“兵荒马乱”,“粉身碎骨”的鸡蛋壳、半生不熟的菜叶、形状不规则的土豆散落在灶边,张守鑫正一手以锅铲为枪,一手以锅盖为盾,一脸严肃地面对着锅里已经“阵亡”的食物。“我在练习呢……只是现在情况有点不受控制。”张守鑫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
“你看你把厨房弄得乱糟糟的,最后还得我来收拾。”豆豆嘴上埋怨着,心里却有说不出的感动。

那段时间,张守鑫一回家便从战斗员转为炊事员,潜心研究厨艺,空闲时还会向炊事班班长“取经”。慢慢地,他从酱醋不分变得煎炒烹炸样样精通,从刀工粗劣变得手艺精巧。

窗外,边疆的风沙依旧不依不饶地翻卷着,厨房里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还在继续,张守鑫心底的温柔仍在流淌。她为他安家戈壁,她为他地下小事。菜的味道、部队的故事、琐碎的小事……这样的陪伴与倾听交融相汇,形成了让人深感幸福的“烟火气”。